



凤于九天

伍

风弄·著

王一·绘



上海动画大王文化传媒有限公司
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

凤子九天

伍



王一 / 绘
风弄 / 著



上海动画大王文化传媒有限公司
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凤于九天. 5 / 风弄著; 王一绘. — 上海: 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 2015.2

ISBN 978-7-5322-9393-3

I. ①风… II. ①风… ②王…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5)第016580号

FENG YU JIU TIAN
凤于九天 伍

风弄 / 著 王一 / 绘

出品人 乐坚

责任编辑 张维辰

策划 咕噜尾 初 momokii 慕易

设计制作 文大叔

出版发行



上海动画大王文化传媒有限公司

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

(上海长乐路672弄33号D座5楼)

经销 全国新华书店

制版印刷 深圳市精彩印联合印务有限公司

开本 787mm×1092mm 1/16

印张 15.625

版次 2015年3月第1版

印次 2015年3月第1次印刷

书号 ISBN 978-7-5322-9393-3

定价 25.00元

版权所有·翻印必究

※ 本书内容仅代表作者个人意见, 不代表本社立场。

目录

第十二部 雏凤初鸣 004

第一章	005
第二章	018
第三章	026
第四章	038
第五章	050
第六章	061
第七章	067
第八章	078

第十三部 惊天魔术 088

第一章	089
第二章	102
第三章	114
第四章	123
第五章	131
第六章	143
第七章	161
第八章	174

第十四部 诡奇之局 183

第一章	184
第二章	193
第三章	202
第四章	213
第五章	221
第六章	230
第七章	238
第八章	243

凤子九天

伍

风弄一著

王一绘



上海动画大王文化传媒有限公司

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凤于九天. 5 / 风弄著; 王一绘. — 上海: 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 2015.2

ISBN 978-7-5322-9393-3

I. ①风… II. ①风… ②王…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5)第016580号



风弄 / 著 王一 / 绘

出品人 乐坚

责任编辑 张维辰

策划 咕噜尾 初 momokii 慕易

设计制作 文大叔

出版发行  上海动画大王文化传媒有限公司

 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

(上海长乐路672弄33号D座5楼)

经销 全国新华书店

制版印刷 深圳市精彩印联合印务有限公司

开本 787mm×1092mm 1/16

印张 15.625

版次 2015年3月第1版

印次 2015年3月第1次印刷

书号 ISBN 978-7-5322-9393-3

定价 25.00元

版权所有·翻印必究

※ 本书内容仅代表作者个人意见, 不代表本社立场。

目录

第十二部 雏凤初鸣 004

第一章	005
第二章	018
第三章	026
第四章	038
第五章	050
第六章	061
第七章	067
第八章	078

第十三部 惊天魔术 088

第一章	089
第二章	102
第三章	114
第四章	123
第五章	131
第六章	143
第七章	161
第八章	174

第十四部 诡奇之局 183

第一章	184
第二章	193
第三章	202
第四章	213
第五章	221
第六章	230
第七章	238
第八章	243

第十二部

雄
凤
初
鸣



前情提要：一次死亡经历，大学生凤鸣魂落异世大地，凭借现代知识，享誉大地十一国。这个时空征战不断，凤鸣为帮助西雷王容恬成为天下之主，被卷入这场霸权之争。在经历了“东凡天花事件”后，东凡被正式纳入西雷版图，凤鸣、容恬一行人在浩荡返回西雷的路上偶遇有着经世之才的烈中流。容恬拜得烈中流为相后，凤鸣竟被烈中流分派了任务——与容恬分开，以萧家少主之名，周游列国，招揽人才……

第一章

清晨的阳光照在脸颊上，带来懒洋洋舒适的暖和感觉。

凤鸣睁开眼，半梦半醒地体会着昨夜腰间仍残留的一丝酥麻，用目光慢慢在房中搜寻。

只一会儿，西雷王的脸端端正正印入眼底。

“你在偷看我？”

“什么偷看？本王是光明正大地看。”容恬伸出一指，点中他的鼻尖。

他翻身侧躺，支起一臂托着头，打量着凤鸣。

凤鸣把他点中自己鼻尖的手轻轻拍开，“你一夜没睡？”

“谁说的？本王天天都比你这个小懒虫起得早。”

“容恬。”

“嗯？”

“你的眼睛里面都是血丝。”凤鸣学他的样子，伸出食指点在他形状无可挑剔的鼻子上，佯装得意道，“当面撒谎，被我拆穿了吧？”

堂堂西雷王的鼻子，恐怕也只有他敢这样随便说点就点。

毕竟这行为就像小白兔伸爪子欺负森林里的狮子王一样。

容恬无可奈何地把他白皙的手抓在自己手里，皱眉道：“你今天怎么变聪明了？”

“还是舍不得我吗？”凤鸣低头，撒娇地靠近容恬。

容恬的体温，不论什么时候都比他高。

暖烘烘的。

凤鸣忽然低声道：“我想起从前，我以太子身份出使繁佳，临走之前你连脸都不露，害我伤心得不得了。到了现在，才知道分别的时候还是不要见面比较好，不然更伤心。”

“傻瓜。”容恬笑起来，宠溺地看着他，“我办完事情就来找你，不用多久就可以相见，伤心什么？”

凤鸣轻轻“嗯”了一声，不再作声。

两人看着窗外阳光渐趋灿烂，天地缓缓苏醒，外面隐隐传来人声脚步，都暗知相处的时间无多，恨不得一秒可以变成一天，一天又变一年，两人并



肩相偎，仿佛只要凝住不动，眼前这时光便不会被惊动，永远停在此刻。

但心愿只是心愿，不一会儿，脚步声已经停在门前。

几名侍女熟悉的声音柔柔传来，“大王、鸣王，我们进来侍候了。”

房门被小心翼翼地推开，阳光从另一个方向倾泻进来，屋内大亮，一切似乎都被打破了。

容恬毅然从床上下来，笑道：“子岩准备好了没有？”

“子岩在！”子岩的身影出现在房门，一身远行的装扮，腿上的长带绑得扎扎实实，一丝不苟，腰间藏着一把短剑，背上一个简单包袱，全身上下精神爽利，对容恬禀报道，“大王，诸事都已经准备妥当。可以上路了。”

凤鸣心内骤震。

他到这个时代后虽然和容恬聚少离多，但大多数的分别都是猝不及防，根本没机会体验彼此面对面对面分别的心情。

不管事前做了多少心理建设，到了此刻，才知道原来这种感觉是如此难受。

秋蓝递上为容恬准备的衣饰，“大王，这是寻常买卖山货的商人打扮，奴婢为大王穿上吧。”

容恬点头，秋月也走了过来，和秋蓝一道侍候容恬穿衣。

凤鸣看着容恬站在那里，淡然地任两名侍女侍候，身形高大俊伟，举手投足从容镇定，流露出天下只属他的气度胆魄，心越跳越沉。

此时此刻，才知道自己是多么需要容恬。

只要有容恬在身边，他什么都不用怕，不用担心。

容恬如果不在身边，就算有再多人陪在左右，也是无用。

“看得眼睛都挪不开开了？”容恬转头一瞥，刚好瞧到凤鸣凝视自己，知道他心里担心，故意和他谈笑。

凤鸣怔了一会，才对着容恬笑了笑，暗吸一口长气，振作起精神，跳下床伸个懒腰，精神地嚷道：“秋星，来，选套够漂亮够好看的衣服给本鸣王换上。这次周游列国，我可是要大模大样摆足架子，显出气势才行。”

“是，鸣王！”秋星赶紧过来侍候。

两人更衣完毕，各人都已经赶了过来。

容虎、烈儿前脚进门，烈中流后脚就领着烈中石和烈斗两个爱吵嘴的大个子到了。

凤鸣奇怪地问烈中流：“怎么不见烈夫人？”

烈中流笑眯眯道：“她早就盼望有一个聪明的徒弟，昨天好不容易得到了，当然要立即开始循循教导。”

“不错，千林今天天还未亮就被烈夫人从被窝里抓走了呢。”容虎道。

烈儿嘿嘿笑起来，“是被揪着耳朵走的，他师父一边走还一边数落他，身为《卫氏兵法》传人怎么可以睡懒觉——千林胆敢睡懒觉，他这次惨了。”

“你少冤枉千林，当时明明天还没有亮，他一向都是按照规矩起床的。”

“可是在他师父眼里，天亮之前一个时辰就必须起床。哈哈，从此以后千林就可怜了。”

凤鸣吐吐舌头。

天亮之前一个时辰必须起床？幸亏他天资没有千林好，没被选做《卫氏兵法》传人，不然以后就没有懒觉可睡了。

这种残忍地把人从被窝里拽起来的酷刑，倒让人想起东凡的十三军佐军亭。

“大王准备好了吗？”烈中流看向容恬。

容恬伸开手，潇洒地在原地转了一圈，向烈中流展示他身上穿好的衣服，“丞相觉得怎样？”

烈中流仔细扫了一眼，点头道：“嗯，轻装简行，买卖山货的商人正好经常在这一带出没，购买山货后又进入昭北卖山货，这副行头应该没有破绽。”

容恬笑道：“既然丞相都看不出破绽，那就没问题了。”

凤鸣挠头。

他们两个昨天才大眼瞪小眼，今天怎么就变哥俩好了？

烈中流把视线转到子岩身上，欣赏地道：“看子岩穿这一身，比起他穿甲冑来又是另一副模样。”

“丞相，其实我们子岩也长得不错吧？个头大，肩膀宽，胸膛肉也够厚，你想不想也摸两把？”烈儿凑过来搭着子岩的肩膀，用卖猪肉的口气笑着说。

子岩把他搭在自己肩膀上的手不客气地甩开，笑骂道：“去你的！”

“嗯，是不错。”烈中流看着烈儿道，“不过本丞相最喜欢的，还是烈儿你。”

他调戏的口气让众人大哗。



秋月、秋星顿时一起叫起来，“我们要去告状！我们去告诉烈夫人！一定要告诉烈夫人！”

凤鸣见他们闹得高兴，在一旁呵呵直笑，暗忖：他们都怕我和容恬分别会伤心，故意说笑来哄我快活。

真是又感慨又感动。

他到这个世界时间已经不长，每过一天，便成熟一点。从前看了众人行为，都有不解，到了现在，已经渐渐明白过来，更是觉得眼前这群人和自己亲密无间，仿佛亲人一般。

就算只为了他们，也要让天下太平安逸。

众人笑罢，子岩看看天色，对容恬道：“大王，我们是不是应该……”话未说完，停了下来，斜眼去看凤鸣的脸色。

凤鸣猛一咬牙，露出笑容，“当然应该走了，这个时候出发还可以赶一段路，难道你们还打算晚上出门吗？”

屋里安静下来。

半晌，烈中流问：“大王要不要再和凤鸣私下谈一会儿？”

众人便纷纷挪动脚步，打算退出去，让凤鸣再和容恬单独相处一会。

“不用了。”凤鸣摇头，见众人都愣住看他，跺脚道，“又不是生离死别，这么拖拖拉拉算什么？男子汉大丈夫，说走就走，干吗还要私下谈一会儿？”

话音未落，容恬大掌一伸，拽着他的衣襟把他横扯过来，狠狠捏了他吹弹可破的小脸蛋一下，笑道：“不错，还没有出门，就拿出萧家少主的气势来了。先说好，男子汉大丈夫，我走了你可不许哭哭啼啼。好好保重自己，我走了。”昂起头来，环顾四周，目中如电光闪射，沉声道，“本王走了！”

众人被他的威严震慑，拱手齐道：“大王保重！”

容虎道：“让我们送大王出门……”

“哪来这么多虚礼？你们给本王好好看顾鸣王就行了。丞相也请保重。”容恬对烈中流拱手，得到烈中流含笑回礼，容恬放下手来，低喝一声，“子岩，出发！”

容恬傲然长笑，大步跨出房门。

子岩精神抖擞跟在他身后，一道去了。



容恬出发了，越重城里两王只剩一王。

凤鸣生怕众人担心，不敢露出伤感，只扮作一心一意期待周游列国的样子。

容虎等人早瞧出他怏怏不乐，偷偷跑去请教丞相怎么办，烈中流不以为然道：“既然下了决心要这样做，就要吃这些苦头。又想潇潇洒洒走遍天下，博一个风流聪颖，不依赖大王的美名，又不想离开你家大王的庇护，哪有这么便宜的好事？你们鸣王当初和太后争论大王娶王后的事情，不是有一句很厉害的话吗？什么鱼与熊掌不可兼得，你要他现在拿这句话想想自己的事情就好。”

秋月听了容虎转述，气得咬牙切齿，瞪眼道：“想不到这个人这么没心没肝，人家心疼鸣王还来不及，他倒说些风凉话。”

秋星点头附和道：“对，一早就知道他是个无情无义的人，不过有些聪明罢了。”

烈儿却道：“我倒觉得丞相这些话说得有道理。”

秋月和秋星顿时不满地瞪视烈儿。

秋蓝生怕他们吵起来，赶紧调解道：“鸣王现在心情已经不好了，你们如果再吵嘴，让鸣王知道了，他会更难过呢。”

她这么一说，各人都不好再往下吵。

烈儿闷了一会，起身道：“我去看看鸣王。”

凤鸣正待在房里，像很想找些事情来做，却又不知道该干什么似的，隐约听见房外有人声，像是烈儿，赶紧探头出去，舒了一口气道：“都到哪去了？我一个人好无聊。”

众人一起进了里屋，容恬不在，比平日更无拘束，进门就各自找地方舒舒服服地坐了。秋月挨着床边坐下，看见床头放着一个包袱，拿起来看了一眼，“扑哧”笑出来，“鸣王自己动手包的吗？包袱不是这样弄的呢，这个样子，背起来也不舒服呀。”

秋星和她形影不离，就着她肩后看过去，也笑道：“果然很有要出外远行的感觉呢。”

凤鸣讪笑道：“很难看吗？我觉得自己弄得还不错啊。”



他和容恬在一起时总是神采飞扬，活蹦乱跳，现在容恬才一离开，魂魄好像被带走了三分，虽然笑还是可以笑，只是胸口总有点闷闷的。秋蓝看着只觉得心疼，柔声道：“鸣王又不是一般百姓，难道出门还背包袱吗？衣裳什么的事情，自然有我们几个管着。”

凤鸣摇头，“不是我的东西，是容恬留下来的，我闲着没事，就把它找块布包起来，免得灰尘弄脏了。”

“鸣王，我是过来告辞的。”烈儿忽然蹦出一句。

凤鸣吃了一惊，“这么快？”

烈儿道：“事情要紧，早点办妥，也可以早点安心。我东西已经收拾好了，立即就上路。”

凤鸣上下打量他，眼里满是不舍，低声道：“如果出了意外，你别管其他，先把自己照顾好。”

烈儿哂道：“除了永逸，永殷王族里面都是一群废物，能出什么意外？鸣王放心，保你很快就可以听见好消息。”朝凤鸣拱手，转头向容虎点了点头，随意道，“哥，我走了。鸣王交给你。对了，如果接到我要钱款的信函，可一定要立即把所需的钱款给我派人送过来。”

“放心吧，丞相已经下令，你要多少，我给多少。”容虎警告道，“不过这些都是鸣王的家财，你可不许乱花。”

“谁乱花？难道我自己就没有钱？就算我没有，永逸总不会让我挨饿。”烈儿做个鬼脸，大摇大摆地去了。

凤鸣追出去大门送他，看着他潇洒的背影，大叹道：“现在连烈儿都离开了，我什么时候才可以去周游列国啊？”

容虎专门负责这事，最清楚不过，“属下已经派人去和罗登联系，除了船队外，也需要等萧家高手团的人赶来，有了足够的安全保障，鸣王才可以动身。”

“那就是要很久了？”

“最快也要四五天吧。”

“四五天？”凤鸣做个哭脸，“容恬不在，烈儿不在，连子岩都跟着容恬走了。我会像当初被关在太子殿里面一样无聊死。”

容虎皱眉道：“怎么会无聊？鸣王有那么多事情要做，四五天的时间恐怕还挺紧呢。我也有很多事情要准备，鸣王，我先下去了。”

凤鸣一把拉住他，奇怪道：“你刚刚说我有什么事情要做？”

“丞相没有和你说吗？”

“说什……”

“鸣王。”秋月在后面小心地戳戳凤鸣的脊梁，“鸣王看前面，那两个活宝来了。”

凤鸣抬头看去。

果然，烈中石和烈斗那两个巨大的身影，又出现在视野中。



烈中石是为烈中流传口信来的。

“大哥说，鸣王在开始周游列国之前，首先必须做一些很简单的事情。”

烈中石跟着凤鸣等回到屋里，一字一句把烈中流的话重复出来，“鸣王在这些国家，一定会遇上形形色色的人，他们会就很多事情向鸣王提出问题。鸣王现在要做的，就是先想好这些问题的答案，不要临时无话可说，或者回答得错漏百出，徒然惹人笑话。”

这家伙声如洪钟，就算是平常说话，也直嚷嚷得屋顶簌簌掉灰。

凤鸣大为赞同，点头道：“嗯，丞相考虑得周到，我最怕那些脑筋急转弯的问题。”

尤其是那些不小心答错就会引起国际纠纷的敏感问题。

他年轻脆弱的心脏可经不起这么折腾。

秋蓝蹙眉道：“可是我们怎知道别人会问什么？”

“这个你就不用担心了。”烈中石憨憨地咧嘴笑，“大哥已经准备好了问题，鸣王拿纸笔出来记下，一个一个想答案就好。”

凤鸣大喜，烈中流果然讲义气，连问题都不用他动脑筋，一早就准备好了。连忙要秋月取来纸笔，沾了墨，摆出一副准备努力的模样等着烈中石说题目。

“那么，我就开始说了哦，你要全部记下来哦。”

“行！”

“第一道问题，西雷容恬已不在位，鸣王这次是以何种身份到他国去？鸣王这个称号，是否需要删去？要知道，鸣王是容恬所赐的封号，容恬的王位



既然已经失去，这个鸣王的称号也就没了实际意义了。”

“嗯，这个我明白。如果他们这样问我，我就说……”

“先不急。”烈中石五大三粗，却善于模仿他人动作语气，手一摆，学着烈中流的神态道，“鸣王把所有的问题抄下来，再慢慢思考。”

“嗯嗯，也好。”

“第二道问题……”

“第三道问题……”

“第四道……”

“第……”



两个时辰后……

“还有多少？”秋月打个哈欠，问旁边和她一起打哈欠的秋星。

“谁知道呢？”秋星坐在一边发愣，“妈呀，这个烈中石是怪物吗？这么多问题，怎么可能全部记住？”

站在书桌前的烈中石依然中气十足，铿锵有力地背诵着，“第九十七道问题，单林不属大陆，独为一岛，西雷王对此国的策略会否与他国不同？”

凤鸣早从一开始的兴致勃勃变成如霜打的茄子，烈中流真不是人啊，居然来这么一说，难道打算趁着容恬不在就恶整他吗？

本以为烈中石口头谈话，问题最多也就十个八个，谁想到居然如黄河之水，滔滔不绝。

桌面上横七竖八都是写得满满的问题，整理起来一定比一本习题册还厚。

写完第九十七个问题，烈中石的声音又响起来，“第九十八道……”

还有？凤鸣猛然发抖。

秋蓝看着他可怜，写在纸上的字也越来越凌乱，柔声道：“鸣王累了，接下来的奴婢代鸣王写吧。”

秋蓝接过凤鸣手里的笔，一笔一画端正地写下问题。

秋星端了热茶过来，请凤鸣休息一下。秋月忍不住问：“喂，丞相一共给鸣王出了多少题目啊？”

凤鸣竖起耳朵紧张地听着。

以烈中流的乖僻，不会准备一本《百科全书》厚的问题给他吧？

那么，不需等游历各国，他在这屋里就可以寿终正寝了。

烈中石老老实实答道：“一百个。”

“呼……”凤鸣 松了一口气。

总算没有成千上万。

“但是……”

还有但是？可怜鸣王松弛的神经又绷紧起来。

“大哥说写下问题之后，后天就要初步查问答案，所以，鸣王今天就要开始好好思考怎么回答。”

查问答案？

哦，那也是意料之中的事情。

有问必有答嘛。

何况还有两个白天和一个晚上的时间可以想答案，要是想不出来，至少可以问问容虎、秋蓝等人。应该不算作弊吧，嘿嘿。

一百个问题总算抄写下来，烈中流显然还给了烈中石别的差事，他背完了题目就匆匆忙忙带着烈斗和小秋走了。

桌上残留着东一张西一张写满问题的薄帛。

秋月、秋星围上去看，都皱眉苦笑，“现在鸣王再也不用烦恼无聊了。”

“一百个问题的答案，光是写，恐怕都要写到手断掉。”

“是啊。而且鸣王写字还很慢呢。”

凤鸣看着那堆问题大挠其头，一百个问题已经让人头疼，一百个牵涉政治的敏感问题更让人头疼上十倍，挠了半天，以一副豁出去的表情咬牙道：

“哼，写就写。本鸣王就要出去闯荡江湖了，还惧怕区区几个小问题？秋月、秋星，笔墨侍候。”一擦衣角，在书桌前坐下，摆开架势，果然开始认真思索怎么回答。

容恬已走，爱玩的烈儿也离开越重城，再没有人来打搅发奋用功的凤鸣。

凤鸣拿着墨汁淋漓的笔，绞尽脑汁回答问题，愁眉苦脸寻思如何对答，各国关系错综复杂，他又一知半解，一个问题往往要思考很久。

不过偶尔灵光一闪，顿时恍然，落笔疾书，露出满足喜悦的笑容。

果然，人的求生能力是逼出来的，容恬离他越远，他懒惰的小脑瓜越能